

中國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是如何得來的？

給所有的人回顧難以磨滅的中華民族血淚史。

讓我們全體肅立，向這兩萬多無名英雄們敬禮”！

高呼“中華民族萬歲！萬萬歲！”

中國加油！中國人加油！

這一段國民政府 52 軍的光輝歷史，由大陸內地一位有心的學者，萬里追蹤的發掘出來，身在台灣國民政府治下的學者、史家、官方的有關單位，特別是軍方的史政單位，真該汗顏！

二戰結束已經 70 多年，東西對峙時的自由與共產世界也已改觀，所謂的「鐵幕」早已不復存在！雅爾達密約的幾個「巨頭」早已灰飛煙滅，誰還能有權「隻手遮天」？又有何理由去煙滅中國 52 軍的兩萬多英勇官兵，為了中國人的榮譽與民族利益，犧牲性命，視死如歸，為美國陸戰隊(第一師)衝鋒陷陣，在他們之前第一波登陸，為他們打開血路，讓他們美國人去收戰果，當英雄！這些為解救歐洲人民，為民族利益而犧牲的英勇事蹟怎能讓它永被埋呢？

朋友！讓我們

讓我們透過所有工具-----包括網路----向全世界傳播，如果您的外語能力能夠表達，請您盡其所能用外文(不論任何外文都好)轉發，讓外國人也知道羅曼第登陸的成功，中華的 52 軍是位居首功的！

當我們看到所謂的歐戰勝利「羅曼第登陸」紀念活動，參戰國的國旗飛揚，碩果僅存的幾位參戰老兵，接受英雄式的歡呼時，我們不禁要為我們中國的 52 軍的烈士們抱屈-----當我們有一點能力為他們申張不平時，我們就盡些心力吧！

一段被淹沒的史實

中國 52 軍浴血奮戰諾曼第才使中國獲得聯合國五常席位

根據最新美國解密的文件，經過有良心的歷史學家的發掘，發掘出不為世人所知的過去。

蔣公在二戰期間，不但把目光放在了中國戰場，更放在了歐洲戰場，而這些史實卻被教科書埋沒在歷史中，很長一段時間裏，國軍一直被認為是無能的代名詞。殊不知，在一九四四年的諾曼底戰場上，一支國軍部隊用鮮血告訴了世界，什麼是國軍的血性。在二戰之後成立的聯合國當中，中國取得了至關重要的五常席位，從而獲得了國際事務的發言權。世人都以為這個席位只不過是羅斯福等巨頭們的施捨，殊不知，它卻是由幾萬中國軍隊戰士的鮮血換來的，在美國最近解密的二戰檔案中，這段歷史真相才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讓我們把時鐘調回到一九四三年五月，此時二戰已經進行了四年。在東歐，經過斯大林格勒戰役，蘇聯已經轉入戰略反攻，納粹德國節節敗退。在西歐，經過不列顛空戰失敗的德國空軍早已無力控制英吉利海峽的制空權。在這種有利形勢下，邱吉爾和羅斯福在華盛頓舉行會議，商討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的問題。同時，面對勝利的曙光，羅斯福初步提出了聯合國的構想，提議由英美蘇法中擔任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但是這個建議遭到了邱吉爾的強烈反對。邱吉爾認為國軍在中國戰場上的表現極其糟糕，讓中國成為常任理事國簡直是在“開玩笑”。羅斯福很明白的告訴邱吉爾，讓中國加入安理會的目的就是為了戰後鉗制蘇聯。邱吉爾的回答是“讓中國人鉗制蘇聯？你認為中國人的戰鬥力比義大利更強嗎？”羅斯福沒有為邱吉爾的無知而生氣，反而是列舉了國軍在淞滬戰役，台兒莊中的優秀表現，試圖讓這位不瞭解中國戰場的朋友改變主意。但是從鴉片戰爭以來大英帝國所積累的對中國的蔑視感不是幾句話能消除的。為此，羅斯福又拿出了一個解決方案，提出在第二年進行的開闢第二戰場的戰鬥中，讓中國軍隊參與進來，如果證明“其戰鬥力符合一個常

任理事國的標準”，那麼邱吉爾就不得反對中國進入安理會。對這樣的折衷方案，二人達成協議。

在與邱吉爾達成協議之後，羅斯福將此消息知會了正在美國進行第一夫人外交的宋美齡。蔣夫人雖然對邱吉爾的無理感到生氣，但是這位有著強烈政治直覺的女人知道，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好機會，一旦進入安理會，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就將確定。於是宋美齡在得知這一消息的第一時間就將其告訴了蔣介石。此時的蔣介石正為日本對重慶的轟炸心煩不已，但是得知了這個消息之後，他難得的從躲了兩年的掩體當中走了出來。雖然正面戰場上日本給國軍的壓力依然很大，但是蔣介石還是決定抽調駐守雲南的五十二軍，為即將到來的歐洲戰役做準備，並且指示宋美齡為這支部隊爭取到足夠的裝備。在宋美齡的斡旋下，羅斯福對蔣介石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援助，並且在運力吃緊的情況下，將五十二軍運往夏威夷，由美軍陸戰一師對其進行訓練，同時按照重裝部隊的指標，為其配備坦克大炮等裝備。在半年的時間裏，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在陸戰一師嚴苛的教鞭下，進行著艱苦卓絕的訓練。首先一關便是體能訓練，要求所有人的萬米成績必須達到十八分鐘，否則就要淘汰回國。面對陸戰一師“東亞病夫”的嘲笑，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夜以繼日的訓練。並且在隨後的兩軍運動會中，以壓倒性的優勢戰勝了陸戰一師。除此之外，戰術，武器的操練都堪稱魔鬼般，但是將士們克服了種種困難。在一九四四年初舉行的一次演習當中，五十二軍用了一個小時，就攻克了陸戰一師把守的灘頭。從此之後，陸戰一師再也不敢小看五十二軍的將士，甚至瓦胡島上的姑娘們，見到了五十二軍的將士們，也會送來飛吻，常常惹得害羞的中國小夥面紅耳赤。

時間過得飛快，轉眼就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在和護士們舉行了最後一場 party 之後，將士們準備出發了。這一夜，軍長 Shir Wong 中將特意為士兵們放了一個晚上的假，因為他不知道自己手下這些可愛的士兵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再回到這些美麗的護士身邊。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大霧籠罩著諾曼底的海灘，五十二軍將作為盟軍的先頭部隊，打響對德國作戰的第一槍。其中第二師在 Wat-Long Lim 的帶領下，負責左翼突破，第二十五師在師長 Yuep Shir 帶領下，負責中路的攻堅，而 195 師的師長 Lim Young 則負責帶領本部對右側進行佯攻。和他們並肩作戰的是美國的王牌部隊，也是他們的老師——陸戰一師。在炮擊和轟炸之後，慘烈的登陸戰開始了。

第一個登上灘頭的士兵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我們只知道他有個很淳樸的外號“劉大棒槌”(Wooden Club,Liu)，這應該是一個山東漢子。在他踏上灘頭的一瞬間，就被德軍的二十四磅榴彈炮炸飛，如今，世界忘記了他，中國也忘記了他，只是在塵封的文字裏，還有著零星的記載。負責中路的二十五師在德國的炮火之下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前面的一個碉堡吐出邪惡的火舌，吞噬著士兵的生命，師長石越見此，心急如焚。此時副師長 Chung-Go Sun 主動要求組織一個十人的小隊，進行攻堅。在火力的掩護下，Chung-Go Sun 抱著炸藥包，匍匐前進，到了碉堡之下，一躍而起，托起炸藥包，高呼“為了中華民國，前進”。一聲爆炸聲過後，橫在二十五師前面的攔路虎終於被拔掉，二十五師順利佔領了灘頭，並且建立起臨時陣地。左側突破的第二師在付出了五千人的代價之後也佔領了灘頭，師長 Wat-Long Lim 陣亡，由副師長 Buk-Yee Shar 代理師長之職。

相比之下，負責佯攻的 195 師很輕鬆的就拿下了陣地。此後的幾個月時間裏，三百萬盟軍從五十二軍守護的陣地當中登陸，源源不斷的向前攻擊，像一把利刃，插入納粹德國的心臟。原本這支部隊在經過短暫的休整之後，將要和盟軍一起攻克柏林，但是由於豫湘桂會戰的爆發，國內戰事緊張，他們被緊急抽調回國，留下了未能攻克柏林的遺憾。

在得知五十二軍輝煌的戰績之後，邱吉爾終於不再反對中國成為五常之一，於是在接下來的雅爾塔會議當中，確定了中國在聯合國當中的地位。抗戰勝利之後，五十二軍被調入東北，阻擊第四野戰軍。諷刺的是那位在諾曼底登陸戰中陣亡的 Wat-Long Lim 師長，

是林彪的表兄。手足相殘至於此，杜魯門也覺得很憤怒，隨著國軍內戰失敗，杜魯門對蔣介石極度不滿，於是將怒火發到五十二軍頭上，命令銷毀所有與五十二軍有關的公開資料，將五十二軍的功勞記在美國陸戰一師的頭上，因為他認為“這支軍隊已經喪失了他的血性，他不配擁有諾曼底戰役的榮耀”。在杜魯門的淫威下，西方國家也不再宣傳五十二軍的光輝戰績，敗退臺灣的蔣介石自顧不暇，而佔領大陸的共產黨也不會允許對國民黨將士英勇抗戰的宣傳。在官方的記載中，只有“五十二軍在長沙會戰之後，駐防雲南，負責後方的安全”。

瓦胡島上，有一群姑娘，在戰爭結束之後，每天都會來到機場和港口等候，等候那些讓她們心動的中國小夥凱旋。一年又一年，姑娘變成了老太太，等候的人越來越少，最終一個也沒有了。而那場揮灑了中國人鮮血與榮耀的戰役也就此塵封在歷史的記憶中。

編者按：筆者在查閱二戰史料時，發現了史泰先生撰寫的一篇題為《五十二軍浴血諾曼底，中國終獲五常席位》的文章，文中號稱根據美國最新解密檔，在六十多年前的諾曼底登陸戰中，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二軍用自己光輝的戰績向世界證明了中國軍人的實力和尊嚴，並且為中國爭取到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只是因為政治和其他原因，這段歷史早已被故意淹沒在塵埃之中。筆者為了查證那段歷史，決定遠赴臺灣和美國，尋找那個消失的真相。

啓程

……

在計程車上，司機很快就發現我是大陸人，在他的聊天當中，知道他是榮民的後代，這也正好省去了打聽榮民村的煩惱。汽車在臺北的大街小巷之中穿行，這座城市完全沒有北京那種宏大而浮躁的感覺，有的只是民國的精緻和完美。半小時之後，我到達了目的地——榮民村。行走在榮民村，耳邊傳過的是各種方言，四川話，湖南話，河南話。我不

斷的向那些悠閑的老人們打聽，問他們是否認識五十二軍的士兵。終於，在一位老兵的帶領下，來到了一座小屋門口，老兵顛巍巍的敲門，用那鄉土味十足的四川話叫到“范伢子，有人要採訪你哦”。一會功夫，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打開門，當聽說我的來意之後，他先是警惕的看著我，但是隨後便露出了笑容，邀請我進去。被採訪的老兵叫范閑，今年已經九十高齡，他曾經是二十五師警衛團的士兵。這段諾曼底登陸的歷史，因為受到美國的壓力，蔣介石一直要求他們封口，所以老人一開始才會警惕。不過隨著老兵不斷逝去，知道這段歷史的人已經不多了，所以老兵雖然違背了蔣公遺願，但是為了不讓戰友的功績被埋沒，他才決定接受採訪。從他的口中，我才知道原來解密文獻中的那位第一個沖上海灘的 WoodenClub Liu 的真名叫劉肖博，外號劉大棒槌。在說起戰友的時候，老兵起先笑的很燦爛，他在回憶那個美好的歲月，而說到劉大棒槌的陣亡時，老兵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劉大棒槌是個憨厚的山東漢子，在瓦胡島訓練的時候和范閑老兵住上下鋪。因為他的憨厚，士兵都喜歡拿他打趣，瓦胡島上的護士見到大棒槌憨態可掬的笑容，也常常掩面而笑。快樂的日子總是短暫。在那場著名的諾曼底登陸戰裏，劉大棒槌堅決要求打頭陣。大家都認為這是十死無生的戰鬥，但是大棒槌還是一副憨態可掬的笑容，第一個沖上了灘頭，卻被飛來的炮彈炸倒。老兵沖下去，要將大棒槌扶上船，可是大棒槌已經不行了，只是笑著說“記得去看俺娘”。老人搖了搖頭，說“從諾曼底回來先是打日本人，接下來就是打 TG，蔣公不忍中國人自相殘殺，來到臺灣，把 TG 封鎖在大陸四十年。等到七十年（民國紀年，1981 年）黨國不再封鎖大陸的時候，我去了大棒槌家鄉，才知道大棒槌的娘三十四年就過世了，他還有個相好，叫陳萍萍，在三反五反中因為“通敵”被打成殘廢。在見到她的時候，她坐在一輛木頭輪椅上，腿上還蓋了一塊破舊的毯子，似乎是在為傷腿遮風，似乎又在遮掩著那張殘腿。她得知大棒槌的死訊後什麼也沒說，只是眼神中的希望變成了失望，我也不知道說什麼，給了他五百美金就走了。”聽到這裏，我不禁悲從中來。

採訪完之後，老人送我離開榮民村。在村口，老人依依不捨的向我揮手。在離開的路上，我在回味採訪老人時的每一個場景。不由得感慨老天對老兵真是不公，讓他離鄉背井六十餘年，讓英雄的事蹟埋沒了六十餘年，不過也許老兵又是幸運的，如果留在了大陸，他們會是怎樣的結局呢？

.....

字裏行間的回憶

依依不捨的離開了臺灣，下一站是弗吉尼亞，也就是“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中描述的那片美麗土地，我們的目的是前往五角大樓，查閱解密的二戰資料。五角大樓如迷宮一般，工作人員帶著我到了檔案室。指著一個書架告訴我，上面就是我要找的資料。翻開已經泛黃的檔案，歷史的厚重感撲面而來。一整天的時間裏，我都在查閱這些史料，並且認真的做了筆記。通過史料，我得以知道一個個歷史的真相，一個個冷漠卻又觸目驚心的數字。五十二軍滿員兩萬九千一百三十七人，在諾曼底登陸戰中，殲敵四萬七千四百五十一人，自身陣亡一萬零二百五十人，傷九千五百二十七人，這是多麼輝煌的戰績。但是戰後，因為國民黨內戰的失敗和杜魯門的震怒，這段歷史被封存。不過我還是感謝杜魯門，沒有將所有資料全部銷毀，卻留下了這一份檔案，供後人評述。檔案還記載，當時國民政府之所以調動五十二軍，就是因為它強大的戰鬥力。但是五十二軍負責駐守雲南，保衛抗日的大後方，為此，陳誠想了一個妙計，用一批新兵和五十二軍進行了掉包。為了做到萬無一失，五十二軍的軍長和師長仍然呆在雲南，從其他部隊調來了一批新的少壯派軍官，包括軍長，也就是檔案中記載的 Shir Wong，以及三位師長，和士兵一起遠赴重洋，前往瓦胡島。

.....

年輕時的安吉麗娜是瓦胡島上人見人愛的美麗姑娘，一九四三年的時候，她才十八歲，剛從高中畢業，在亞歷山大醫院實習的時候，她結識了一位帥氣的中國軍官，並且相愛。安吉麗娜只知道他來自遙遠的中國一個叫克拉瑪依的城市，大家都叫他“Shar”。

而快樂的時間是短暫的，一年之後，這批中國軍隊就要前往諾曼底，出發的前一夜，安吉麗娜毫不猶豫的將自己獻給了“Shar”，他也將自己掛的玉佩拿下，送給她，告訴她，等戰爭結束了就來娶她。但是六十多年過去了，她的 Shar 卻始終沒有回來。老太太拿出那塊玉佩，那是一個紅山玉龍的圖案。老太太說，自己不會中文，所以她也不知道 shar 的中文名，他們的女兒就跟她姓。當女兒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後，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學習中文，按照父親姓的讀音，給自己取了個中國姓名。她拿出女兒的名片，我才發現上面有個很雅致的中文名“肖青璿”。老太太說，自己的女兒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但仍然在中國的阿克賽欽地區一邊支教，一邊打聽“shar”的下落。我也答應老太太，回到中國之後，會幫助她尋找她的愛人。

尾聲

坐在瓦胡島雪白的沙灘上，翻開記事本，我的眼角濕潤了。還記得一位母親對她陣亡兒子所說的話，“對於世界，你只是一個普通的士兵，對於我，你卻是全部”，對於母親如此，對於戰友，對於愛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逝者已去，唯望生者得安。

遙望如血的殘陽，我在想，也許六十多年前，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就是在這裏操練演習。而今物是人非，他們所保衛的祖國也走上了另一條歧途。希望他們的在天之靈保佑中華，保佑所有熱愛民主和平的中華兒女。

後記

十天的時間，從北京到臺灣，到弗吉尼亞，夏威夷，再回到中國，跨越半個地球的旅程讓我心力交瘁。但是還是覺得很值得，因為我始終相信歷史的真相是不會被抹去的。最後我想向史泰先生表示敬意，雖然由於語言和時間原因，他的文章中有不少錯誤，但是如果不是他嘗試著將英文文獻介紹給我們，我們不知道還要等到多久之後才會知道這段歷史。